



思念堆砌成的日月山

朱世忠

没有昆仑山雄伟，没有积石山险峻，但日月山肯定是天下最神奇的山。

日月山是青海湖的天然堤坝。

100 万年前的第四纪造山运动，使日月山异峰突起，截断了古黄河流水，形成了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

日月山下有“众水皆东，此独西流”的倒淌河奇观。日月山的隆起，使发源于素日格山的河水自东向西流淌，最后注入青海湖，形成了天下奇河。

本来，古黄河水和倒淌河可以带着欢快的心情奔流到海，但是现在，它们服从天地的愿望，违背自己的初衷，留在苍山莽原之间，用清凌凌的水波朝日月山张望。日月山把青海湖和倒淌河的向往和思念截住后堆积起来，变成挺拔高耸的神秘文化名山。

日月山是非常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一条界破青山色，云开世外三千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日月山成了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分界线，是牧业区和农业区、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外流河湖与内流河湖区的明显分界线。青海谚语有“过了日月山，又是一重天”的说法。日月山东西两侧，风光、地貌、气候迥然不同，难怪有人惊叹地

用王之涣的诗意演绎，到此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

山东侧村落密布，阡陌纵横，鸡犬相闻，林木苍翠，一派景色迷人的田园风光；山西侧山峦起伏，莽原无际，人烟稀少，牛羊成群，是风吹草地现牛羊的无边牧场。

日月山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分界线。

草原文明、农耕文明在这里被清晰划分，边塞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有明显对比。同时，各种文化在日月山东的河湟地区融合交汇，形成了丰富多姿、厚重深沉、张力无限的河湟文化。

秦代，日月山东湟源属“西戎羌地”，北宋以后，经元、明两朝，属西宁州（卫）地，清代属西宁（县）辖地。

日月山东的湟源峡“内屏陇右，外联海藏”，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文化、军事意义。

日月山古迹星罗棋布，古刹林立，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信手拈来。

西汉后将军赵充国修路架桥，疏通了“湟中羌道”，强盛的唐王朝与不断壮大的吐蕃在日月山设立青藏高原上第一个茶马互市；宋代角厮啰开拓了“丝绸辅道”，保证了中西方交通畅通；元代蒙古人在日月山会盟祭天，称

日月山为“腾格力长生天”；清代，郑连拔率军在日月山开山劈道，畅通了“茶马古道”，由湟源县承办的青海湖祭祀活动也持续不断；民国 8 年，湟源人朱绣奉命出日月山赴西藏谈判，达赖、班禅表示倾心内向。

文人李白、杜甫、高适、柳宗元等众多大家在日月山留下璀璨夺目的诗词篇章；帝王显贵在日月山题写了许多匾额褒扬日月山；与西王母、二郎神有关的神话至今在百姓中口口相传。

可以想像，从日月山以西进入中原的商贾使者和将士，在经过日月山时，突然把亲人和故土抛在脑后，陡然进入了极其生疏的环境，他们一定会一步一步回头，把思念的目光汇聚到日月山上，日月山因此在他们的心里变得高大伟岸，成为思乡的天然屏障了。

从日月山以东进入青藏高原或者从丝绸之路辅道出使西域、屯边戍疆的人们，在羌笛悠远、春风不度的莽原上跋涉，也一定还是亦步亦趋、频频回首，把眷恋留在日月山上，堆砌成日月山数不胜数的恋家故事。

而在众多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人们提及最多，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最让人动情的是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的故事。

公元 638 年，吐蕃王朝年轻的主人松赞干布率领吐蕃征服了西藏高原上的苏毗和象雄两个部落，就把目光投向了东边。

藏族崛起的时候，东边平原上的大唐帝国也是最强盛的时候。

松赞干布曾经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为妃。当他听说唐王朝把一位公主嫁给吐谷浑时，也派使者到大唐请婚，唐拒绝了松赞干布的使者。几个月后，松赞干布率领 20 万大军杀奔松潘，首都长安震动。松赞干布一面进贡金帛，一面威胁要进攻松潘。很快，唐王朝作出了一个有利于唐蕃和好的明智决定，给松赞干布带去了文成公主即将入藏的好消息，松赞干布息兵归藏。

公元 641 年，文成公主一行由江夏王李道宗、藏相禄东赞陪同，踏上了漫漫进藏之路。



迢迢 3000 里路 遥遥两年多时间。

从唐首都出发 经西宁 过日月山, 渡黄河、通天河 到玉树 然后进藏。

文成公主离开长安的时候, 肯定是泪洒宫闱, 那一定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凄婉场面。知道自己不可能回头, 也没有多少可能再回到长安, 文成公主断然决定西去, 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楚。

一个柔弱聪慧的女子, 风雨兼程, 毅然朝着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风霜雪雨, 千辛万苦的艰难旅程, 给日月山和与日月山有关的地方附着了说不尽的神秘离奇色彩。

文成公主走过的路线声名大震, 这就是被历史念叨了一千三、四百年的“唐蕃古道”。

据说, 日月山也是因文成公主而得名。日月山原称赤岭, 文成公主一行不辞辛苦、栉风沐雨、迢迢西行至此。文成公主登上山顶, 举目环顾, 看到山两边风景截然不同: 一边是雨打芳草萋萋, 一边雪压荒原茫茫; 一边是烟雨飘摇枝新, 一边是玉鳞纷飞草枯。

文成公主愁思万千, 心潮奔涌, 潸然泪下。唐太宗早已料到, 在茫茫天路上, 文成公主一定会思念家乡, 早就铸造了日月如意宝镜让随从带着。叮嘱, 如果文成公主思乡心切, 打开宝镜一看, 有如看到家乡和亲人。藏相禄东赞机敏过人, 怕文成公主顾镜自怜, 思故不前, 将日月宝镜换成石刻日月镜。文成公主拿到石镜, 以为父母薄情, 一气之下, 将日月镜抛在一边, 毅然西行, 投入了千里无人区。赤岭从此改称日月山。

民间还传说, 倒淌河是伤心的公主悲恸难忍, 一路洒泪, 汇聚而成。

传说毕竟不是事实, 我们只能把传说看成是藏汉人民凄婉美好的想像。但是, 文成公主走过了那一段艰难的道路之后, 藏汉之间确实出现了“金玉锦绣, 问遣往来, 道路相同, 欢好不绝”的崭新局面。“唐蕃古道”成为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自文成公主入藏至唐武宗会昌六年(846 年)吐

蕃瓦解的 210 多年中, 汉藏双方在长达 3000 公里的“唐蕃古道”上来往 191 次, 唐出使 66 次, 吐蕃出使 125 次。往来使者, 沿着文成公主走过的路线, 相互传递着友好和睦的信息和良好愿望。

文成公主虽然是多情细腻的柔弱女子, 但是她把日月石镜抛出, 将思念积淀在日月山上的那一刻, 就已经义无反顾了。她的思念留在日月山上, 日月山陡然增添了无限高度, 以至于后人没有能力丈量这座文化气息浓烈的神山的准确高度。

铁了心去和蕃, 文成公主没有辜负大唐的期望。

文成公主入藏, 受到特殊礼遇。贤淑多才的文成公主被称为“赞蒙”, 这是藏族对王妃的尊称。松赞干布为她修建了多达 1000 多间房屋的布达拉宫。

文成公主一行像唐僧师徒一样, 从大唐给吐蕃带去了真经。

公主带去了工匠、食品制作工艺; 带去了农业、牛耕、养蚕、纺织技术; 带去了碾子、磨盘等粮食加工工具; 带去了谷物、菜籽等作物种子; 带去了许多佛经; 带去了释迦牟尼 12 岁等身佛像, 推动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壮大, 推动了吐蕃地区文明进程和经济文化的迅速繁荣。

文成公主以聪慧和大度赢得了崇高的地位。

她帮尼泊尔尺尊公主设计修建了供奉释迦牟尼 8 岁等身佛像和为家乡祈福的寺庙, 那就是今天拉萨有名的大昭寺; 她也为自己设计建造了纪念家乡的寺庙, 那就是今天拉萨有名的小昭寺。大昭寺面向西, 小昭寺面向东, 西东方向分别是尺尊和文成公主的故乡。

“自从公主和亲后, 一半蕃风似汉家”。文成公主为汉藏友好和融合立下了汗马功劳。

文成公主进藏后几年, 松赞干布于公元 650 年去世。公主从豆蔻年华进藏至公元 680 年去世, 四十多年时间致力于推动吐蕃的繁荣发展, 一直没有回过大唐。

文成公主真的对大唐意断情绝了

吗? 不是!

为了大义, 她只有把思念故乡的煎熬呕在心里。不然, 她为什么要设计建造小昭寺?

天路飘渺, 她只能在梦中重新登上日月山, 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和家乡。

日月山的故事并未结束。

公元 710 年, 唐中宗将养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她应该是武则天的曾孙女, 应该将文成公主称祖姑太太。《新唐书·吐蕃传》记载: 唐中宗亲自送金城公主至始平县, “帐饮, 引群臣及虜使者宴, 酒所, 帝悲啼嘘歔, 为赦始平县, 罪死皆免, 赐民徭赋一年, 改县为金城, 乡曰凤池, 里曰怆别。”凄婉之情, 令人潸然泪下。

金城公主入蕃 30 年, 力促唐蕃和盟, 双方使臣往来频繁, 交往密切。

金城公主入藏, 本为嫁给吐蕃年轻英俊的王子善擦拉温, 岂知王子迎亲途中, 奔驰坠马, 命丧黄泉。相传, 公主行至汉藏两族交界处, 听到噩耗, 悲痛无奈, 孤影自怜, 宝镜从手中滑落, 摔成两半, 变成两座山, 就是现在的日月山。王子虽死, 但和亲之使命重大, 金城公主只得继续艰难西行, 阴错阳差, 嫁与本应是其公爹的藏王尺带珠丹, 作了一个偏妃。

有心的地方就有意境。金城公主和文成公主一样, 也把思念留在了日月山, 传说里与文成公主摔镜相仿的故事, 为日月山增加了悲悯的人文色彩。

茫茫人海, 漫漫岁月, 人们把思念堆砌成了神秘的日月山, 日月山见证和承载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多少人把思念寄存在日月山, 忍受着煎熬, 换取了国家民族的繁荣和进步。因此, 只有日月山能说清楚, 人们付出的艰辛和固守的坚定。

金城公主在藏不到三十年, 她后来境况凄惨。

公主生王子墀松德赞后, 引起没有生育之大妃子纳朗嫉恨, 趁公主分娩时抢走婴儿, 外宣称孩子是她所生。儿子被别人据为己有, 公主悲痛欲绝。金城公主于不梳不洗中熬过无数不眠

6月24日晚,华灯初上,我们一行14人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沿途,高楼林立的城市,整齐划一的乡村,绿色诱人的田野,一一从窗外向后闪去。而我们的内心却按捺不住地急切地跳动着,上海到了吗?到了吗?上海快到了吗?一路上,我们总这样孩子气地询问着列车员。

由于列车晚点,直至6月26日上午10时左右,列车才抵达上海。我们放下行李,来不及洗去连日的征尘,直奔世博园。

当我们来到渴望已久的世博园时,已是午时。这时,世博园内早已人山人海,触目所及到处是黑压压的人头。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决定14人分头行动,各自为政。在中国馆前,我们集中留影。

此时,从近距离看上去,中国馆要比在图片上和电视里看到的更为壮观、更为宏伟。

这是一座高大、美丽,外观呈鲜红色的建筑。她那巨大的红色顶盖被称为“东方之冠”。据介绍,这座“东方之冠”仅仅靠木头的相互接插而支撑起,她形如冠盖,层叠出挑,制似斗拱,能够应对强大的外力冲击,象征着中国式的巨大凝聚力和应变力,并传承着中国建筑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寓意“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同时,中国国家馆的建筑外形也类似量米用的斗,取意“民以食为天”。而她的馆体由多种颜色的灯芯绒状金属红板构成的“故宫红”覆盖,随日夜更替变幻多端。“东方之冠”的底座坚固、壮观,是由4700块“华夏灰”花岗石铺就的76级大台阶,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能工巧匠用几近失传的“三斩斧”工艺制成。整个中国馆的外观造型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参观中国馆要预约,又由于中国馆是一个永久性保留的展馆,我们决定先参观别的展馆,中国馆的参观留待下次。



最先来到中国航空馆。这时馆前排队的人已有很多,我们耐心地排在最后,跟随着长龙一样的队伍一点点地向前移动。足足有4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进了这座建筑风格别有风味的展馆。馆内清凉怡人,和馆外的炎热形成了强烈对比。我们看到馆内展示着一些飞机模型,还有一些航天事业的业绩。最后,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我们登上了一个类似小型飞船一样的三人一排的座椅,服务人员发给我们每人一个三维眼镜。奇迹,就从这里开始了。当飞船以闪电般的速度穿过一个类似时光隧道的窄长甬道时,我们仿佛瞬息之间来到了宇宙间,无数晶亮的星星在我们的身边随意穿行,让我们感到了在云中漫步的惬意。忽然,一只飞舞着的大龙向着我们冲了过来,然后围绕着我们盘旋,我们下意识地把头躲避一旁。游龙活灵活现地从我们的身边飞过去了。紧接着,一只五彩缤纷的凤凰向着我们飞了过来。又环绕着我们的飞船一周而去。突然我们又感到电闪雷鸣,周身都似乎被淋透了。整个过程不过只有七八分钟,可是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神秘,同时也感受到了当前世界科学技术的神奇。■

责任编辑 李百军

上海归来话世博

□ 艾琳

之夜。历时一年有余,经过诸多磨难,方与儿子团聚。金城公主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身心受到伤害,在吐蕃生活不到三十年就离开了人世。

她在世的时候,极力促成了一件超越个人感情的事,就是在日月山上树立了象征汉藏交好的汉藏碑,俗称“甥舅碑”。

在她看来,虽然个人的情感非常关键,但民族团结和睦更为重要。矗立于用无数人思念堆砌成的日月山上的

“甥舅碑”,至今仍是汉藏历史上民族团结的有力见证,至今仍昭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现在的日月山,已经远不像过去那么悲凉与不可逾越。

古老而神秘的日月山,用欣喜、深情的目光注视着青藏铁路东去西来的列车。

日月山知道,积淀在它那里的带血思念,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需要两三年跋涉才能完

成的路程,一列火车只有两三天就能轻易走过。

日月山用经历告诉我们:历史不会重演。■

责任编辑 赵小平

* 本刊特邀评论员朱世忠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于2010年8月5日不幸去世,享年48岁。谨刊发此篇文章,以对世忠同志的怀念。

——编者